



穿白衣的是卢卡斯·莫里普

黑白人生

世界杯来了,他老了

——南非球星因种族隔离错过世界杯

绝招从不用二遍的天才

和城里所有的男孩一样,卢卡斯·莫里普也沉溺在足球的世界中。

他说:“我们都光着脚丫子踢球,没有足球,我们就踢网球,男孩子们从一条街踢到另一条街上。我就知道踢球,不断地踢球。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足球天赋。”

莫里普的父亲是个工人,还在壮年时就去世了,所以莫里普在13岁时就不得不辍学了,他成了一个送报纸的报童。一有空闲时间,莫里普就和心爱的足球“混在一起”:在漫天尘土中与足球一起“跳舞”;闪转腾挪、声东击西、头球摆渡……有时候,还让对手狼狈地趴在地上起不来,甚至有时候,对手还会嘲笑他在“变魔术”。

乔·拉塔戈莫是世界新闻报的一个足球记者,他当时正在撰写南非体育运动的发展史。很多人告诉他说有一个踢足球的年轻人简直可与魔术师相比,在耳朵里塞满了这个人的名字后,拉塔戈莫决定去比勒陀利亚探访一下这个“会变魔术”的足球天才。

小镇上热闹非凡,不过酒吧都空了,人潮像河水一样涌向露天体育场。所有人谈论的都是一个话题:大师!天才!他们说的就是莫里普,那天踢了一场球后,球迷们发狂了。他们叫他:足球的上帝!当莫里普在比勒陀利亚的体育场里奔跑时,观众为他疯狂不已。

“那就是他的天才和能力。”拉塔戈莫在一篇采访中如是说,“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出于他的本能,他也绝不重复使用自己的绝招。其他的球员都有自己的踢球风格,但是他

没有。包括队友在内,没有人知道他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他是一个天才!”

“他能做出所有人都做不出来的动作。”

莫里普说:“足球会对我说话!”那一天,他们的球队赢了!最后的比分都已经变得不重要。“每个人都想过来和我握手,摸摸我。”莫里普说,“欢呼的人潮快把我淹没了,我回头说,‘人们真的希望我为球队做一些事情。’我决心不让他们失望。”

1973年,他被选为联盟内的年度最佳球员,随后被送往英格兰接受为期两周专为培养顶级球员的培训。后来,莫里普在中国香港踢了几年的职业联赛,但是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他说,一部分是因为他听不懂教练的话,无法理解教练的意图。莫里普文化水平有限,英语也很差。最后,他自己要求解约,最终回到南非。

1979年,一次严重的膝伤迫使他最终放弃了足球。

体育场用他的名字命名

他是南非众多“过气球员”中的一个:这些具有非凡天赋的黑人和白人球员都没有在世界杯上出现过,他们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最高舞台上闪耀光芒。

“种族隔离制度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天才球星莫里普说,“很多足球运动员都有机会成为伟大的球星,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我们拥有所有的便利条件,想踢就踢。你能想象一下那会是怎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吗?”

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的选举,纳尔逊·曼德拉成为第一个民选总统。这给南非注入新的

希望。1995年,在家门口取得橄榄球世界杯的胜利后,曼德拉穿上南非橄榄球队的T恤。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被定格在电影“永不屈服”中。

2004年5月1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足联执委会会议上,南非以14票对10票压倒摩洛哥,取得2010年世界杯主办权,成为第16个世界杯主办国。那一刻,曼德拉泪湿衣襟。

2010年6月11日,世界杯来了,但不是莫里普的。

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多年,种族分裂的现象依然在体育运动上表现明显。橄榄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白人的运动。不论是在比赛场地内,还是在看台上,足球依然是黑人的天下。

网上评论都是支持南非国家队的小子们,但这种支持常常沦为种族纠纷。天才莫里普没有成为富人,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穷困的南非人一样,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在比勒陀利亚,当人们在街上看到他后,依然会高呼他的名字。在南非世界杯期间,当地的体育场会被用来当做训练基地。最近,这个体育场被命名为莫里普体育场。

“我常常在街上遇到他(莫里普),”27岁的当地球迷图米·塞米茨说。她为了买到世界杯的门票已经挂在网上等了13个小时。“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已经老了,但是他仍然是伟大的,荣誉仍然属于他。”

“通常我们会用逝者的名字命名体育馆或者街道,但是这个伟大的家伙依然活着,他就是个传奇。”塞米茨这样说。

»超级链接

南非足球名人堂

艾斯

南非种族隔离历史上最出名的比赛发生在1976年。当时南非一支号称首次摆脱肤色限制、完全按照球员水平挑选出的多种族球队主场迎战阿根廷(由于国际足联的制裁,阿根廷队只能以南美明星球队的身份出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南非最终竟然以5比0横扫阿根廷,前锋艾斯一人包办了其中四粒进球。

凯萨·摩特昂

南非20世纪60年代的球星。1968年,凯萨·摩特昂从奥兰多海盜队转会到美国亚特兰大酋长队,临行之前,球迷们集体自发为他选购最高档的衣物,以向美国人证明他们也懂品位。摩特昂退役之后回到家乡,并从海盜队挖来几名最优秀的球员,一手创办了一个全新的俱乐部凯萨酋长。从此,这两支球队成为南非足球界最大的一对冤家。

卢卡斯·拉德贝

身为前总统曼德拉的偶像,可以说拉德贝是南非同时代最成功的球星,但最令人惊讶的还在于他居然能坚持活到自己在球场上扬名的那一天。在凯萨酋长队效力时,拉德贝是反政府的活跃分子,他不仅随身佩带刀剑和皮鞭表明自己扬善除恶的正义形象,还胆大到劫持与政府结盟企业的汽车。2001年,拉德贝率领英格兰利兹联队打进欧冠四强。

坦蒂

第一个公开为白人球队效力的黑人。1977年2月,阿卡狄亚牧羊人在比勒陀利亚对阵高地公园,坦蒂是牧羊人前锋。其他俱乐部威胁把牧羊人驱逐出联赛,但当他们看到队中有坦蒂时,用牧羊人总裁索尔·萨克斯的话说,“所有人一致起立欢呼,连白人不例外”。没人采取任何行动,黑白球员融合成为大势所趋,坦蒂在后来的三个赛季都是队内最佳射手。

马克·威廉姆斯

效力过英格兰狼队和巴西科林蒂安两家俱乐部,1996年非洲国家杯上,替补上场的威廉姆斯连中两元,助南非2比0力克突尼斯问鼎,立下不朽功勋。值得一提的是,马克1997年加盟广东宏远,此后先后效力过前卫寰岛、重庆隆鑫、上海中远和青岛哈德门,曾名列甲A射手榜前茅。

约莫·索诺

约莫·索诺算是南非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球员,曾是贝利在纽约宇宙队的队友,但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婚礼当天发生的插曲。索诺本来确定缺席海盜对阵高地的比赛,但他特意把婚礼安排在上午,这样婚礼一结束他就可以听电台转播。结果海盜以0比2落后,岳父不忍心看女婿失魂落魄,建议他赶回球场参加比赛。索诺照做了,在他的带领下,海盜队士气大振,最终4比2反败为胜。几年后,索诺买下高地并重新命名为索诺宇宙队。

皮埃尔·伊萨

1998年世界杯南非第二场比赛与丹麦1比1握手言和,皮埃尔·伊萨唯一一次失误就是领到了一张黄牌,这和他第一场犯的失误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伊萨在首场对阵法国比赛中两次自摆乌龙,凭借一己之力,断送球队的大好局面,南非最终以0比3完败,该场比赛也未能从小组出线。

其他

南非足球水平不高,但球员的绰号却一个比一个响亮。比如,酋长队曾一度同时拥有以铲球凶猛著称的“AK47”特雷沃,传球精准的“医生”卡马罗,和冷面杀手“萨达姆”马蒂达;再比如,30年代海盜队前锋“人猿”山姆。最耸人听闻的,还是要算绰号“谁要谁”的摩洛哥前锋托马斯·隆韦恩。